

耆舊續聞卷之六

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  
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  
厚之王履道元之出補外賀同時在翰林  
大拜者云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  
士中猶有漁翁之歎又滁州謝表云諸縣  
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賴君恩文公  
以母病不謁告兄弟徑歸許下責授祕書  
監分司西京謝表云介推母子願歸綿上

之田伯夷兄弟甘受首陽之餓後除汝州  
言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云已擠溝壑猶  
下石而不休方困蒺藜尚弯弓而相射文  
正公初隨母嫁朱氏後復姓謝表云志在  
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  
效於陶朱文莊父官河北契丹犯界沒於  
王事後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辭表云父  
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  
拜禮當抗塊忍聞夷樂之聲荆公尤工於

四六並見本集呂吉甫監杭州酒務時元  
厚之自侍從出守每過之必論文至通夕  
他日吉甫見荆公問錢塘往來之衝有佳  
士子乎吉甫曰才士極難得如元某好箇  
翰林學士公曰有甚製作吉甫乃於書篋  
中出其一編皆元所為文也荆公熟味甚  
喜已而元為詞臣多士猶未深知之及荆  
公除昭文相制麻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  
汝作惟衮及綉人久停於公歸於是衆皆

歎服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  
吉甫一見竒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奏  
捷履道代為賀表云方叔壯猷願自嗟於  
老矣臯陶賡載尚希贊於康哉蓋能發其  
微也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堯章之手贈友人  
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 道張燾朱  
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後有三洪兄弟至辛  
巳歲容齋草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

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  
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鬪士倍  
於晉師可決韓原之戰是時歲星在楚檄  
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  
東征必慰戴商之望汪浮溪王絢復官制  
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  
豈有於他賜顏子庶幾尚可憂於貳過賜  
王絢為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曰昔

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  
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  
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鵬  
擊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  
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鄉郡謝封  
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鵲通  
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泝澣以得封  
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滎乃過之賀  
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大盛

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  
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萑蒲之兵折箠一  
笞投戈四潰戎旃所向舉江山歸指願之  
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  
代群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  
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  
侯不輟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駕而早戒  
備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效  
如成王小恣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

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  
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  
重耳之尚在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辭免直  
學士院狀云願仙嶺之提鼇自存大手矧  
明庭之儀鳳方集竒才謝內相表視淮南  
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

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  
陳漢成之便宜馮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  
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  
復職仍赴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  
重遣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  
之本意踦類鴈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  
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  
氈從天而下人皆傳誦

鄭元樞惠叔知建寧日因前所薦舒光改秩

後光以賄敗公坐降兩秩謝表云視所以  
觀所由不加詳審聽其言信其行竟墮欺  
誣迨茲累年果爾連坐亦昇有罪於予何  
誅又云敢不勵緇衣好賢之心謹推轂下  
士之禮期不墜於家世庶少酬於國恩蓋  
用鄭家事尤為清切

呂洞賓先生多遊人間丁晉公通判饒州日  
洞賓往見之語公曰君狀貌頗似李德裕  
他日富貴皆如之公咸平初與楊文公言

其事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  
通謁乃洞賓名姓洎倒屣迎見之見洞賓  
自言呂渭之後四子溫恭儉讓終海州  
刺史洞賓系出海州房所任官唐史不載  
索筆八分書七言四韻畱與洎頗言將佐  
鼎席之意末句云成功當在破瓜年俗以  
破瓜字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  
滕宗諒守巴陵回道士上謁滕口占曰華  
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留何處秋空

一劍橫回大笑而去呂有詩在人間極多  
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欽  
海龜見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又一粒  
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並見揚公  
談苑又賣墨來來到鼎州無端知府問蹤  
由家住北斗魁星下劍掛南窓月角頭東  
坡詩話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士  
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絕句壁上自  
稱回道人出門至石橋上先度橋數十步

不知所在或曰此呂洞賓也詩云西鄰已  
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  
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此東坡俸錢唐之  
日今在石村沈家畫壁猶存所畫之像藤  
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余往來茗雲屢  
見之其他如磨鐵鏡舞畫鶴設僧供於長  
沙隱姓名於幽谷客異跡固多有之惟  
渡江以來近在辛卯歲嘗遊毗陵繫青結  
巾黃道服皂條草履手持棕笠自題曰知

命先生自呼於市荆門守胡公倚聞其聲頗異延之問命先生曰公有壽且得見次不在清明前五日即在清明後七日至期忽得報云第二政已改受他郡七日後又得報云見政有召命胡始知其為異人乃悟知命字皆後口必是呂洞賓無疑深恨不疑延之日夜進想其狀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可得及至荆門半載忽一日公廳肅客有急足聲喏云某知州府有書信今且

往某州下書回途却請回書客退開書通寒暄外無他語有一軸信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在毗陵日所見衣巾狀貌無少異公益歎慕胡後守滁州為刻石以誌其事余乙亥歲為滁教距辛卯歲五十餘年矣以此知先生未嘗不遊人間但世人少有仙風道骨遇之者鮮矣

華山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嘗作雪詩云七星伏劍攪天池倒捲銀河落地機戰



退玉龍三百萬斷鱗殘甲滿天飛又鷹詩  
云有心待搗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其  
詩怪譎多類此韓魏公在鄜延日元以策  
干公不用後流落竄西夏教元昊為邊患  
及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詩云踏破賀  
蘭石掃空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  
鱗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遂表  
薦官之又嘗題詩所關中驛舍云欲掛衣  
冠神武門元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

蘭劔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見而誌之後  
聞乃嗣宗詩又有詩云崆峒山叟笑不語  
靜聽松風飽晝眠皆豪語也

施逵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  
間早擢上第為穎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  
汝為為寇據建城執逵而脅之令書旗幟  
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  
逵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  
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

其妻悲泣鬻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日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衣易姓名竄于淮甸滁黃聞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逵乃為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復後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後其徒衆使出獨留逵在呼而問日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

汝可以實告我却為汝尋一生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逵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逵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已謂曰我即坐此汝自往吾卧内取一箱袱來預作一書并曰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逵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逵於暇日買虜鹿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

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  
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也一百萬騎日射  
二十六熊遂冠擄首仕于虜中後為中書  
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光遣  
遠為賀正使憑狐据慢朝廷以尚書張燾  
為館伴使每以首丘桑梓之語動之意氣  
自若臨岐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為  
備遠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  
來投宿舊砂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

巒鳥擇栖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  
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鷓鴣莫浪啼  
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  
先生卧此中漢業已無一杯土釣臺今是  
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  
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  
黃州弔東坡詩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  
知吾道窮事業謾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  
姚崇至一寺中為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

落鴈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  
闊欲下未下風悠揚影落寒潭三两行天  
涯是處有菰來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  
有異志又感春詩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  
閑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  
遲鴈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  
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  
感錢王戟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  
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興廢去水聲長逐古

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  
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  
又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  
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  
鴻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  
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  
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方丈虹大抵  
養龍須是海筭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  
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遠嘗卜墓地卜

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  
遠近前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  
鄉達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耶即從前葬  
韓蘄王之孫扶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  
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虜境葉倅者  
建寧人仕于京南亦留虜中達為其子葉  
察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既成虜還河南地  
於是陷虜者皆得歸江南察今為雜賣場  
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達祖墳今在邵武

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墓尚存

耆舊續聞卷之七

鄉音是處不同惟京師六朝得其正陸德明  
作釋音韻切亦多浙音司馬溫公論九旗  
之名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分別小雅庭燎  
詩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  
則此旂當爲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  
不改清字丹青之青則爲萋音又以中爲  
蒸虫爲塵不知旂本是芹音亦周人語轉  
如青之言萋也五方言若是者多閩人以

高爲歌荆楚人以南爲難荆爲斤文士作  
歌亦多不悟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  
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閩人  
遂中選古今詩話

荆南進士爲雪詩始用先字後云十二峯巒  
旋旋添以添爲天也向敏中鎮長安上人  
不敢賣蒸餅陳輔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  
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  
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

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  
李有二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  
姿度不凡俄染癘疾而逝殯于邑之仙巖  
寺三峰閣李公滿罷因昇以歸宣和庚子  
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燎無遺惟三峯閣  
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熊貌綽約  
綵衣翩躑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  
莫能去簿遂移於寺之浴堂故址別剏廨  
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興與弟

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于廳治之東未  
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  
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權洽嚴更者黎  
明告于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隱且言  
有女子每夕打扃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  
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委萼其名英  
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  
丹砂辟穀有年身輕于羽蓬萊雖遠一念  
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

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  
居故來相慰更唱送和殆無虛日時長至  
節傳慶休于中堂空聞笑語聲王云汝非  
英華耶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  
形迹不秘去來不時窓壁題染在在可錄  
王盡室見之不以為怪曹有親陳觀察者  
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于黃  
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  
舍日子嘗求我辟穀方豈艱而不與者但



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  
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教授靈香一  
辦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  
如之何也曹公勇爲翔方之行不意獲譴  
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  
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  
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  
花無語送春忙柳綿不解相思恨也逐遊  
蜂過短墻園林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自

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  
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  
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卧隴麥初成非  
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  
艷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郭若言曹  
生之禍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  
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于崔府君  
祠下館曾于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  
鼻微吟云芳心欲剖憑誰訴惟有清風明

月知次夜復吟云魯穴窓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有雲鬢斜簪若懶粧之態是夕忽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絕之乃云妾本府君女又問其年若干年當二十八時又問何故懶粧云對粧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指筆受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子門延至中堂

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肴饌酒果甚設酬勸歡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即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携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學見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去遇雞年即發自此每夕寢處加常但神清頗瘁

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  
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  
僕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  
見報是夕府君從窓外長歎而過有數獄  
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盟  
旦孔呪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  
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  
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  
常亦不復恠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

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灾前  
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  
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  
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  
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  
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  
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  
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躑躅不第年逾八袞  
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

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于伯恭先生士夫聞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瀆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州有解太素脉者診之云公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竦然曰當得何病曰有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

處一方脉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脉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荅曰物物皆吃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倉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醫問啖多少梨荅云二百許醫曰可喜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遍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州見向診脉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

病吞云某不病但生瘡尔医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脉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尔士子及太素脉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医者是大馬劉家

張文定公年十六發解入京後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曰子來正及時吾嗜酒然術甚高每醉則不能推測今日偶不飲當爲盡

言良久曰言之勿怒子更十年當以三人及弟又二年當爲状元文定大怒曰三人及弟豈再魁乎拂衣而去是歲下弟後十年始以茂材異等除校書郎知崑山縣三人恩例也又二年再舉賢良方正除將作監丞通判睦州状元恩例也文定公孫壻曾統云同上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

宮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卦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目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宰相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即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恠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

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蓋喜試以鄭殄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名以五千令覆筭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太師同官後看者却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却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

恐無此理鄭徐荅曰我亦有少寅緣但不  
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  
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為養女聞常  
進入內性極慧點頗得寵過恐異時因此  
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  
佔佔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  
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  
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  
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

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感輩不知公寓  
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  
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  
欲尋其父遍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  
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賙之  
更寬兩日為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  
奩具甚厚有銀盃在側待以予之曰謾為  
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  
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

言居貧每藉公賙卹誼過手足鄭自此有  
居第庖供曰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微  
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  
幾為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  
元年冊后以紳為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仕  
真定教官紹聖初為太學博士上即位遷  
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君試中書舍  
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  
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  
入正與之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  
與公之孫為僚壻嘗語余云

文安公又言某自上元丞滿罷除浙東機幕  
侍次有相士趙篆衣者謂某曰公面有憂  
色主服然便得見仕不待終更召為學官  
歷清要不出國門至宰相月餘果喪偶又  
數月報代者事故到官逾年劉侍郎孝唯  
塌前特薦除太學博士及為給舍時趙來  
見某令看兩府誰先入相時趙雄為樞密



相士所言皆不驗豈其術偶中亦有時而  
差耶余後讀范蜀公蒙求云

張鄧公嘗謂范公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  
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  
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  
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願  
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消聲不復有人問之  
卒窮飢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鄧公  
欲爲之作傳因循未能時公已致仕猶能

道其姓名今余又忘之

紹興初日者韓操曹谷皆竒術也湯丞相進  
之史丞相二公微時嘗往扣之一日調官  
中都復同往韓偶修屋無延坐處其家紹  
云出去韓瞽者聞其聲而記之亟呼曰二  
相公來豈可不留坐後皆如其言又劉樞  
密珙父呂檢詳仲發同訪之時二公已京  
秩爲幹官韓云二命皆改秩又指劉後當  
至樞使呂爲卿監後劉果爲樞密但非使

尔吕為檢詳直顯謨閣終朝議大夫亦卿  
監資序又余同里前輩林僉判元祖省試  
已迫期病甚肩與往扣之韓弓今年當第  
臨試前一日自愈是歲果第余幼年猶及  
見之與余言及曹谷與韓齊名晚年術多  
差曹丹陽人有士人初薦問省試得失曹  
不許云須至免舉年方登第果下省至免  
舉復扣之曹又不許士子曰公向年許我  
免舉登第何相及即曹曰若果是曹谷相  
許但以往日之言為據是時命運通利所  
言無不中今時運不如昔故亦有時而差  
尔宗果第然則日者之術驗否亦係時運  
不專在術耶

耆舊續聞卷之八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曹  
以書薦於錢易希白錢時以才名獨步館  
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  
蹙門下厲聲詬閣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  
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  
恐形不副聲尔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  
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締視

既退術者稽顙興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龔公已真年

馬尚書亮使淮南時呂許公為布衣侍其父

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馬公知江寧時陳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相令其諸子出拜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預陶鑄之末曾致堯諫議一日在李侍郎虛己坐上見晏元獻公公李之壻也時方奉禮郎曾熟視之曰他日甚貴但老夫不見及子為相也

黃朝羨云風鑒一事乃昔人甄識人物拔擢

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  
取賢者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  
言臧否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論之  
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屠兒  
既師皆貴矣全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  
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易其音於語

中如照地麒麟袍

麒麟音

雪擁胡

音鶻

欄干三

百六十音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乘俊語

當如此用字故晏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

是長來客主張

去聲

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

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

湮鷄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門臨蒼

茫經年閉身遂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

水暮天橫蒼莽邛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

崢嶸依繩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

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

獨穿暗月朦朧裏恐度關河蒼茫間亦作

反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沈存中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城今新民

家折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視見之  
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其木剖偶當天  
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  
旁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  
如合契焉是時正中原全盛之時安知有  
駐蹕臨安之事此正符中興渡江之兆偏  
方之地謂之大國而天字不破乃中興再

纂紹鴻圖之識也莫非前定存中但記其  
字体之異豈知有後日之事耶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  
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  
儒叅聽乃輔公祐及江東時年號太祖受  
命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豈非威稜將  
及而符讖先著耶又劉貢父詩話云

太祖欲改元須古來所未有者宰相以乾德  
為論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有宮

入掖庭者太祖因閱其鏡奩背有乾德四年大驚曰安得四年所著乎宰相不能對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太祖嘆曰作宰相湏是讀書人然二公又不知輔公祐已有此號矣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叛叅政文彥博語行仁宗忻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婦擒賊必矣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改貝為恩此與真宗幸澶淵抄尉宋捷迎駕上

喜以為必破虜其先兆相類

鳳凰穴在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淙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亦虫魚遇大風雨或飄墜其雖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或取其觜謂之鳳凰杯古書鳳凰生於丹穴即南方也蓋此禽獨出於唐窠之外能遠羅弋其智能遠害逢時而出也本朝嘗集清遠合權樹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西浙之品日  
鑄為上自景祐已後洪之双井白芽漸盛  
近歲製作尤精囊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  
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濕之氣其品遠出  
日鑄魯直與陳季常帖云双井前所選乃  
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竊意似南方土  
人觀國尔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縣  
巷燕友鋪群婢即歎息以為燕趙之絕色  
及其遊界南北真見妖麗之姝遂復尋常

尔豈曩時所見長鷹瓜者初至縣巷者乎  
今謾寄數两大瓜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  
山谷品題之後井之名益昔東坡雖欲  
臣双井其可得哉

東坡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  
常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  
近世有用此二物者必大笑之然茶之中  
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東坡之說  
如此不知今吳門毗陵京口煎點茶用鹽



其來已久却不曾有用薑者風土嗜好各有不同

范文正公茶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蔡君謨謂公曰今茶絕品者甚白翠綠乃下者尔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君之說固然然今自頭綱貢茶之外次綱者味亦不甚長不若正焙茶之真者已榮徽綠為佳近日士夫名重安國茶以此遺朝貢而夸茶不為重矣唐李泌茶詩旋沫

翻成碧玉池亦以碧色為黃今諸群產茶去處上品者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槩論前輩謂伊川常見秦少游詞天還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豈可以此瀆上帝又見晏升原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乃曰此鬼語也蓋少游乃本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過於媒瀆少游竟死於貶所叔原壽亦不永雖曰有數亦口舌勸淫之過

管寧泛海幾覆舟自言平生一朝科頭三晨  
晏起其過在此今人有媿於冥冥之中者  
其過何止科頭晏起而已哉東坡云司馬  
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對人不可言者尔晁氏客語云怕人知  
事莫萌心此與蘇子由云但置一卷曆子  
日有所為皆書之相類

後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  
贄見前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

於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  
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桑魏公維  
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  
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貴哉裴說補  
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人  
有譏之者乃云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  
見知何暇別卷哉余謂國初尚有唐人之  
風趙叔灵清獻之祖也初舉進士主司先  
題其警句於貢院壁上遂擢第有詩集數

十篇閑雅清淡不作晚唐体自成一家清  
獻漕成都曰宋祁公鎮益都為序其詩

耆舊續聞卷之八

耆舊續聞卷之九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  
見其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  
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  
欣然援筆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  
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  
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雜記  
所載又東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制科  
對策廷下有老官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

視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  
因以吳綾手中展前公乘興題曰簾內袞  
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  
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然不若前詩用字  
之工所謂宦者以吳綾手中求詩想必有  
此至今殿試唱名宦者例求三名詩但句  
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祖宗朝一時  
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  
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閣啓鑰趨時

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  
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翔鸞閣直  
閣旁聯浴鳳池彩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  
年枝又大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為起  
烟彩筆時批尺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  
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堦晝影  
清屋瓦生烟宮漏永時聞幽鳥自呼名李  
訪燕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  
春霖賈黃中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

隔世塵錢若水日上花稍簾捲後柳遮鈴  
索雨晴初楊微之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  
蓮燭賜來香皆粲然有貴氣

王元之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後知制誥忤時  
相出知黃州蘇易簡榜下放孫何等進士  
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為遷客  
臣欲令榜下諸生送于郊奏可之禹偁作  
詩謝曰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  
鶯三入承明不知舉有人門下放諸生時

交親循時好惡不敢私近獨竇元賓執手  
泣于閣門公後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宮竇  
負外為余垂淚閣門前權德興不由科第  
知貢舉三年門下諸公繼為公相以元之  
之才不得知貢舉抑命也夫

前輩論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  
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  
以手摸之相傳以謂索隱指者為佳畫此  
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畫之妙當

以神會不可以形器求也此固善於評畫者然余觀近代酷收古帖者無如米元章識畫者無如唐彥猷元章廣收六朝筆帖可謂精於書矣然亦多贋本東坡跋米所收書云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痴兒出饒水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蓋譏之也楊次翁守丹陽元章過都留數日元章好易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為

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爾因以譏之唐彥猷博學好古忽一客携黃佺梨花卧鵲於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彥猷蓄書畫最多取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畫較之俱不及題曰錦江釣叟筆縮色晦淡酷類古鱸其弟彥範揭圖角縮視之大笑曰黃鉉唐末人此乃本朝和買縮印後人矯為之遂還其人以此觀之真贋豈易辨耶世之

溺於書畫者雖不失為雅好然亦一癖尔  
歐陽公有牡丹圖一猫卧其下人皆莫知  
一日有客見之曰此必午時牡丹也猫眼  
至午精細而長至晚則大而圓此亦善於  
鑒畫者

歐陽公石月屏序云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  
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  
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  
之工於畫者不能為蓋竒物也景山因謫

留以遺予因令善畫工模寫以為圖并書  
以遺子羨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  
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  
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蘇子羨聖俞皆有  
詩予嘗於赤岸陳文惠裔孫忠懿家出示  
予此屏自言文忠公所藏之本其月樹枝  
葉與公之序無少異但其圖與石屏微不  
類尔豈公所謂世之工於畫者不能為乎  
忠懿且求余跋語余謂歐公方誇此石自

云每到月滿時石在暗室光出簷聖俞則  
曰曾無纖毫光未若燈照席徒為頑瑛一  
片圓溫潤又不如圭璧何貶此石之甚耶  
雖然此屏不幸而遇聖俞亦幸而有聖俞  
則此屏可以長室而不為好事者奪豈願  
復有歐陽公者出而見之乎

容齋先生語余云唐金城馮贄編雲仙散錄  
不著出處皆為偽撰初無此事予偶得此  
本退而讀之有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

事及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偽亂真其言  
又皆鄙繆近日有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  
引偽注若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  
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  
事偽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  
識輩又引其注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  
所謂詩武庫者又偽指為東萊之書也余  
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煮猪肉詩有  
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



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  
以此書為真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為李漢老作非也乃晁  
升用贈王逐客之作仲甫為翰林權直內  
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應制賦詞云黃金  
殿裏燭影雙龍戲勤得官家真箇醉進酒  
猶呼萬歲錦裯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  
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  
太后間之語宰臣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

胥次吞雲夢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  
亦浩瀚殊不知若耶在會稽雲門寺前特  
一澗水耳何得言湧耶以此知其偽明矣  
觀贄自叙之文乃是近代人文格亦非唐  
人之文也世有偽作東坡注杜詩內有遭  
田父泥飯篇欲起時被時云孔文舉就里  
人飲夜深而歸家人責其遲曰欲命駕數  
被工部造詞要妙胥中無國子監書者  
不可讀其書此大踈脫處不知國子監能

有幾書亦何嘗有此書耶余謂筆頭湧若  
耶溪與晉中無子監書可謂的對後以語  
容齋遂共發一笑

偽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  
白頭吟舊注虞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  
而厭舊義自明白偽注乃云張浚欲娶妾  
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跋慙而  
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  
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時引史傳所有之

作押詞即既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  
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舛用一人而已因  
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  
期正謂此尔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踈籬  
指翰苑之玉堂茗溪叢話却引唐人詩白  
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  
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  
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  
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

詩久零落蓋零字與冷字同音人但見冷字去一點為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甫字明之自號為逐客有冠卿集行於世陸務觀云

余常見本事曲魚遊春水詞云因開汴河得一碑石刻此詞以謂唐人所作云嫩草初抽碧玉簪綠柳輕拂黃金毵蓋用唐人詩楊柳黃金毵梧桐碧玉枝今人不知出處乃作黃金蘂或黃金縷又如周美成西河

詞賞心東畔淮水今作傷心如此之類甚多

景德中夏英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公問上左甚處云在拱辰殿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曰霞散綺月沉鈎簾捲未央樓夜深河漢截天流宮殿鎖清秋瑤階曙金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

按涼州

上大悅

熙寧中高麗遣使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誰使詩仙來鳳詔欲傳賈客過雞林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帝子新舊

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甚善畫不云其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世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托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

作書多矣然公獨稱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露已飛前又絮暖鯊魚繁豉添蓴菜紫魏泰嘗於聖俞處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問乎乃知詩人好惡處取不可強同也

元獻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灤西春水穀紋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晏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

宋景文筆記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耆舊續聞卷之十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常蘇州上退之  
豪放竒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  
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  
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  
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  
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  
不多但使淵明魏其雄麗耳常蘇州詩云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研華物性有如此寒  
暑其柰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  
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  
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  
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  
為難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詩後  
秋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  
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  
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後欲知子厚

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  
效淵明數十篇終不及也

沈存中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  
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  
得過四遇豁宿曆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  
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余為大學  
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  
害肚曆可對感風簿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

所題詞云紅酥手黃騰酒滿城春色宮墻  
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恨幾十離索錯  
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裛鮫綃透桃  
花落閑池閣山明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筆勢飄逸書于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  
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毋夫人意因出  
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石其  
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  
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為

賦此詞其婦見而知之云世情薄人情惡  
之句惜不得其全闕未幾怏怏而卒聞者  
為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  
存好事者以竹木采護之今不復有矣公  
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  
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  
如今真箇是行遠心已是無心畫小樓空  
斜掩綉屏你喙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  
星又閑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携妓訪



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閑居士巾屨蕭然  
小醉閑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  
于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為近屬  
士字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  
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待姬盼盼者  
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  
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  
猶在臉公為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  
句一時盛傳逮今為雅唱後盼盼亦歸陸

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  
及其弟

秦埴以狀元及第李文肅公邴賀秦相一經  
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月答見敢起隣翁  
之羨秦甚喜浮溪賀啓三年而奉詔策固  
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  
郎君之未有雖迫於與故姑令王勃以居  
前而結此眷知行見魯公之拜後或以為  
譏刺用是得謗文肅賀除大帥啓云推赤

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勲於天下  
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為譏已答啓云君既  
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  
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  
然亦終不加害也

徐子淵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啓云三槐正  
位人瞻袞綉之榮雙桂連芳天發堦庭之  
秀出則吉辰猷於虎拜稽首之際入則訓  
義方於鯉趨過庭之時滄海珠胎發為朝

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雖官爵乃公  
家之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為謝以為  
譏已亦不樂之

本朝狀元多同歲但數問術者無從曉之爾  
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  
於戊寅呂溱楊賓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  
陳堯佐王整皆生於庚午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

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錢以嘉祐二年  
六月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  
早歲蹇剥庶可以免灾然錢雖少年榮進  
晚節遷撰長短比折禍福實均王公竟不  
起王端明素盧大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  
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  
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備同亦  
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  
年微賤耶青箱記

劉貢父王介甫同為考試官因忿爭介以惡  
語侵放放不與較遂皆贖金中丞呂公著  
意不樂放以為議罪大輕遂奪主放判謝  
表曰彊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收心  
不校又曰在天人之術惟恐不傷而田主  
之牛奪之已甚然左傳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本無主字語又俗惟恐不傷是全句已  
甚字外來盡云在傷人之矢惟恐不深而  
犁田之牛奪之已甚方停勻貢父工於四

六者豈不知蓋出於一時之憤氣不暇精  
思尔熙寧初張扶侍郎以二府初成以詩  
賀王介甫公和曰功謝蕭規慚漢弟恩從  
隗始說燕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諭  
功蕭何第一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  
曰韓退之聞雞聯句感恩隗始若無據豈  
當對功字觀此則二公之文章優劣可知  
矣

唐劉鄴特賜進士第常岫賀之曰三十浮名  
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謝  
啓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點殷浩之  
競持太過相達空函

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竒於韓愈學澁  
於樊宗師歌行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於  
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体大抵  
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正元之風  
尚蕩元和之尚恠也

魯直書王元之竹樓記後或傳云王荆公稱  
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  
公之言也某謂出此言未失荆公評文章  
常先体制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子瞻  
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  
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  
樓而劣醉翁記是荆言無疑也

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玩易蓋戲云  
耳又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乃作永

叔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  
為退之畫記退之亦不能為吾醉翁亭記  
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  
尔今之記乃論也少浮謂醉翁亭記亦用  
賦体余謂文忠公此記之作語意新奇一  
時膾炙人口莫不傳誦蓋用杜牧阿房賦  
体游戲於文者也但以記其名醉為號耳  
富文忠公嘗寄公詩云滁州太守文章公  
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

有遷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者  
年同又云意古直出茫昧始氣豪一吐闔  
闔風蓋謂公寓意於此故以為出茫昧始  
前此未有此作也不然公豈不知記体耶  
觀二公之論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必  
非荆公之言也

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押闔以迎主意  
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旦上眷忽解曰劉  
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雖是

君臣隆替有限亦是押闔之術窮矣

王嗣宗太祖時以魁甲登第多歷外郡晚方  
入朝真宗時為副樞以老辭位真宗遽止  
之嗣宗曰臣力不任矣但恨天眼遲開二  
十年

蔡忠懷公持正為某州司理日韓康公宣撫  
陝右河東道出其境太守具宴委蔡撰樂  
語口號一聯云文價早歸唐吏部將壇今  
拜漢淮陰康公極喜請相見觀其人物高

爽議論不凡謂群將曰蔡司理非池中物  
因相與薦之改秩已而薦與弟持國時持  
國知開封府初置入廂乃辟為都廂暇日  
相見頗加禮接後已舉為府曹持國既入  
翰苑劉庠尹京赴上幕府階墀持正獨否  
劉大怒奏聞得旨取勘持正不荅乞移棘  
寺乃供狀云京朝官著令無階墀蓋太宗  
真宗為牧時講此禮今輦轂之下北有事  
主雖故事不可用而開封府尚仍舊例未  
當大理卿求對特袖蔡所供呈奏裕陵喜  
曰蔡確知典故何得作幕府可除館職到  
館復進百官圖識者云此生看看待作宰  
相久之果然故元祐新州之貶程顥有憂  
色蓋憂其已甚也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徹膳  
避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是日有皇  
子之慶百官入賀蔡子正為樞副獻詩前  
四句昨日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

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  
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食  
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耆舊續聞卷之十終